

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

吳越春秋全譯

〔漢〕趙 晔 原著 張 覺 譯注

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号 01 号

丛书题签 启 功
责任编辑 赵 泓
封面设计 石俊生
技术设计 闵 英

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承印厂质检科,保证调换。

邮政编码:550001

通信地址:贵州省贵阳市友谊路 186 号

电 话:623202

吴越春秋全译

〔汉〕 赵晔原著 张觉译注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875 印张 366 千字

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(精) 1—2000 册

ISBN 7-221-03782-5/K·295 定价:(精) 20.00 元

作者简介

张觉，男，江苏太仓人。1949年3月生，1977年底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古汉语专业，1984年底毕业，获文学硕士学位。已出版著作有《韩非子导读》、《商君书、韩非子》（点校）、《白话搜神记》、《韩非子全译》、《商君书全译》。此外，还在《古籍整理与研究》、《中国图书馆学报》、《文献》、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、《古汉语研究》、《史学史研究》、《东南文化》、《学术研究》等68种刊物上发表文章148篇。

通讯处：200433

上海市433—809信箱

中华人民共和国1991年——1995年出版规划重点项目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内容请访问: www.cnlongbook.com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编 委 会

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王运熙	余冠英	张 克 (常务)
罗尔纲	程千帆	缪 钺

出版说明

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，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。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，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。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仅是中国的骄傲，也是全人类的骄傲。

然而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，由于时代的变异，语言的古奥，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。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，我们在全中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，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。

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、汇聚英华、弘扬传统、振兴华夏之宗旨，化艰深为浅显，熔译注于一炉，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貌，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。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 50 种（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），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。在书目的取舍上，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可朽巨著，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；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，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。根据上述原则，我们对经部、子部之书选取较多；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，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；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，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。

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，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，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，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，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，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。

我们相信，这套丛书的问世，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，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，将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

1990年9月

总目

前言	1
凡例	20
吴越春秋目录	(22)
吴越春秋全译	(24)
附录	
一、《吴越春秋》佚文	
二、《吴越春秋》的研究考证资料辑录	
三、本书采摭文献目录	
后记	

前 言

《吴越春秋》一书，历叙吴、越两国的史事，而重在叙述春秋末期吴、越两国争霸的历史故事。该书虽大量取资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等史籍，但并不拘泥于此，而又采摭掺入了不少佚闻传说，其中恐怕也不乏作者的想象塑造之辞；同时，它又注意到故事的完整性，注意写清其来龙去脉。所以，从它记载史事这一点来说，是一部史书；但从它记载的内容与格调来说，又不同于严谨的史家之实录。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，可谓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。因此，它虽然一向被列入史部，但读起来却比一般史书更为生动、更富于情趣，因而更受到读者的喜爱。不但后代的史籍方志，如《吴郡志》之类，常取资于该书；就是后代的文学作品，如唐代的说唱文学《伍子胥变文》、宋元话本《吴越春秋连像评话》、明代传奇梁辰鱼的《浣纱记》、明清历史小说冯梦龙、蔡元放编的《东周列国志》、近代的《吴越春秋说唱鼓词》、现代曹禺创作的话剧《胆剑篇》、萧军所著的《吴越春秋史话》等，都或多或少地取材于该书。所以，该书既是一部世所公认的历史典籍，又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，在我国的史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，是一

部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不可不读的要籍。

一、《吴越春秋》的作者

据史载，赵晔著《吴越春秋》是没有问题的。至于赵晔的生平事迹，史载甚略。据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可知^①，赵晔字长君，会稽郡山阴县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年轻时做过县里的小吏，曾让他去迎接郡里来的督邮^②。由于他禀性清高，不愿阿谀奉迎，所以弃职不干，到犍为郡资中县（今四川资中）去向当时的经师杜抚学习《韩诗》，潜心于学问，一连二十年也不捎个信回去，家里的人还以为他死了。杜抚死了以后他才回家，州里召他做官，他仍未就职，曾被选举为有道徵士。他的著作首推《吴越春秋》，但《诗细历神渊》更为当时的学者蔡邕所赏识，以为胜过王充的《论衡》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·经部》著录，他还著有《韩诗谱》二卷、《诗神泉》一卷，但隋、唐时就已亡佚了。史籍未载其生卒年，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其事迹稍加推断。他年轻时即抛弃县吏之职不干而就学于杜抚，当在二十岁左右。在杜抚处二十年而杜抚死，当在四十岁左右。据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，杜抚“建初中（公元76年～83年）为公车令，数月卒官”。算他死于公元80年左右，由此上推，赵晔当生于公元40年（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）前后。他的书曾受到蔡邕（公元132年～公元192年）的推崇，想必在他死后不久，由此推测，他可能卒于公元130年（汉顺帝永建五年）前后。这些推测虽然不一定精确，但他生活于东汉明帝、章帝、和帝、殇帝、安帝之时（公元58年～125年），恐怕是可以肯定的。

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等著录，赵晔所撰的《吴越春秋》是十二卷，而现存的《吴越春秋》却只有十卷，有些本子还将它合为六卷，可见今传的

《吴越春秋》已不是赵氏的原著了。《隋书》又著录杨方撰《吴越春秋削繁》五卷、皇甫遵撰《吴越春秋》十卷。《唐书》也载杨方撰《吴越春秋削烦》五卷、皇甫遵撰《吴越春秋传》十卷。这些著作与赵晔之作是否有关呢?《崇文总目》卷三在著录了“《吴越春秋》十卷”与“《吴越春秋传》十卷”之后加按语说:“唐皇甫遵注^③。初,赵晔为《吴越春秋》十卷^④。其后有杨方者,以晔所撰为烦,又刊削之为五卷,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而注之。”此说若是事实,则赵晔、杨方、皇甫遵三家之作虽不相同,却也有联系。而流传至今的《吴越春秋》十卷,应该是皇甫遵的考定本。虽然它的原著者是赵晔,但经过杨方的刊削与皇甫遵的订正,早已不同于原著了。所以,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说它是“赵晔所撰”。这种情况,与《东周列国志》有相似之处。如果说,《东周列国志》的作者被题为“蔡元放”不太妥当而应题为“冯梦龙、蔡元放”,那么《隋书》将十卷本的《吴越春秋》题为“皇甫遵撰”也就不太妥当而应该改题为“赵晔、皇甫遵撰”。为了依从全译丛书体例,今姑题为赵晔原著。

据《崇文总目》之说而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否能成立呢?后人议论纷纭。

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完全承袭《崇文总目》之说。

徐天祐则认为今传之十卷本为赵晔所著,杨方、皇甫遵之书已不传^⑤。

杨慎则对传世的《吴越春秋》之作者表示疑问。其《丹铅馀录》卷十四说:“《汉书》:赵晔撰《吴越春秋》。《晋书》:杨方亦撰《吴越春秋》。今世所行,晔耶?方耶?”

胡应麟则认为今本为赵晔之作,而非杨方之作。他在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五《丹铅新录一》中说:“案隋、唐诸《志》。杨方所撰名《吴越春秋削繁》,南渡尚存见。《通考》盖以晔所撰太繁,故芟削之,若刘孝标《九州春秋钞》之类耳。夫东京、六代文体迥异,即二书并行,岂能惑具眼哉?”

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完全承袭杨慎之说而不加论断。

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认为今传十卷本为皇甫遵之书^⑥。

黄云眉《古今伪书考补证》认为今传十卷本是杨方之作^⑦。

今传《吴越春秋》十卷的作者究竟是谁呢？我认为应该题为“赵晔编著、皇甫遵删定”。

说“赵晔编著”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因为杨方、皇甫遵的《吴越春秋》，都不过是在赵著的基础上加以删削、考定而成的。所以，今本即使最终出于皇甫遵之手，也不能将赵晔排除在作者之外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只题“赵晔撰”。因为今本实非赵氏原著，它与赵氏原著相比，不但被删削了，而且也被改动了不少。这从古代类书与注释的引文中可以得到证实。

我之所以不把杨方当作为今本的作者之一，是因为：《晋书》卷六十八《杨方传》说他“著《五经钩沈》，更撰《吴越春秋》”，这所谓“更撰”，不过是改编而已，究其实，也就是《崇文总目》所说的“刊削”。其书在当时可能是以《吴越春秋》为书名而行世的，所以《晋书》只说他撰《吴越春秋》。但当时赵晔的十二卷本同样流行，正如胡应麟所说，它是不能“惑具眼”的。所以《隋书》、《唐书》的编著者在著录时就不再承袭《晋书》而正其名为《吴越春秋删繁（烦）》。杨方既然以为赵书烦而大加芟削，恐怕是不会再作什么增补的。就是说，他的书不过是赵书的删节本，其中并没有他的创作成果。所以，我们不应该将他视为《吴越春秋》的作者。有人以为杨方对赵书有削也有增^⑧，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。《崇文总目》所谓“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”，恐怕也只是指取赵晔之书、参照杨方的删削方法加以删定而已。就是说，杨方之书不过是皇甫遵考定时的一种参考资料，而不是一种原材料。皇甫遵的十卷本，根本不是简单地将杨方的五卷析为十卷、再去其“删繁”之名而成的。他的十卷本，应该是一种较赵书为简而较杨书为详的本子，所以皇甫之书一流行，杨方之书便无甚价值而渐渐地失传了，而决不是后人将杨方之书改题

为“赵晔撰”。

我之所以要把皇甫遵当作今本的删定者而著其名,是因为今传之十卷本实即皇甫遵的考定本。它们的卷数相同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证据。另外,皇甫遵本是一种注本,所以《唐书》将《隋书》的皇甫遵撰《吴越春秋》十卷正名为《吴越春秋传》十卷。大概后来的本子删去了他的注,所以又转题为赵晔撰,但其中却不免残留下皇甫本的痕迹。顾广圻、蒋光煦都曾见到过影宋钞本十卷。蒋光煦虽说它“无注”,但从他的校记中可以看到,宋本还残留着一些注释。如卷三:“胥乃贯(‘乌还切’三字,宋本原注)弓执矢。”卷四:“会楚之白喜(宋本有注云:‘上音伯,下音龠。下文同。’)来奔。”卷六:“化为黄能(宋本有注云:‘囊来切,鼈三足。’)”^④。”这说明,题为赵晔撰的宋本十卷,实出自皇甫遵“考定而注之”的本子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了“赵晔《吴越春秋》十卷”、“皇甫遵注《吴越春秋》十卷”两种本子,其间的区别恐怕只在于注释的有无,其原文恐怕是一样的,即都是皇甫遵考定的十卷本。皇甫遵在考定时,将赵氏的十二卷本删削改动了不少,这一点已为古代类书及古注的引文所证明。所以,宋以后流传的十卷本,如果不题“皇甫遵删定”而只题“赵晔撰”,就不能反映出该书作者的真相和全貌。因此,皇甫遵应被看作为今本《吴越春秋》的准作者而著其名。

末了需补充说明的是,古代凡抄撮旧史、删削他书、考订校注等皆称“撰”,所以,赵晔抄撮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以及传闻异说被称为“撰”,杨方删削赵书也被称为“撰”,皇甫遵考定赵、杨二书而加注也被称为“撰”。但真正要确定其作者,是不能不作具体分析

二、《吴越春秋》的流传

《后汉书》卷七十九载赵晔“著《吴越春秋》”，可知该书成于东汉。《晋书》卷六十八载杨方“更撰《吴越春秋》”，可见此书到晋代又有了改编本。据《隋书》、《唐书》以及郑樵《通志》卷六十五的著录，可知在隋、唐、北宋期间，此书有三种传本，即赵晔的原本十二卷，杨方的删节本五卷，皇甫遵的参定注释本十卷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二上著录了“《吴越春秋》十二卷”，并说：“右后汉赵晔撰。吴起太伯，尽夫差；越起无余，尽勾践。内吴外越，本末咸备。”可见南宋初年赵氏的原著尚存。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文选》注、《史记》注、《太平御览》等引文有不少不见于今本，也可说明唐、北宋时期赵氏的十二卷本并未亡佚。但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未著录此书，《宋史》卷二百三也只载“赵晔《吴越春秋》十卷，皇甫遵注《吴越春秋》十卷”，由此可以推知，赵晔所著的十二卷本及杨方所芟削的五卷本在宋末元初都已经亡佚^⑩，剩下的就只有皇甫遵删定的十卷本了。清代顾广圻曾见到过影宋钞本，并在乾隆甲寅（公元1794年）九月用它校过明刻本；蒋光煦也曾用影宋本校过^⑪。从他们的校记中可以知道，宋本是十卷本，文字与明刻本稍异，仅有极少几条注释。但这种影宋本现在也早已亡佚了。

《吴越春秋》现存的最早刊本，是元大德十年丙午（1306年）绍兴路儒学刻明修本。这是元代绍兴路总管提调学校官刘克昌支持刊刻的，由北宋国子监书库官徐天祐作序，并加考订音注^⑫。该书今藏北京图书馆^⑬，恐怕是孤本了。今未见该书，难以评论。但该板既在明代修过，恐怕与元代的原刻本不尽相同了^⑭。但该本与其他翻刻本相比，无疑是值得珍视的。元代的大德刻本对《吴越春秋》的流传影响极大，后世的刻本都源自大德本。

明代有好几种刻本,其中最能体现大德本风貌的有弘治十四年(公元1501年)邝廷瑞、冯弋的刻本^⑤,该书共十卷而又分上、下。该本现存虽已不多,但上海涵芬楼1919年辑印《四部丛刊》时影印了此本,所以现在也易见到。此外还有一种明代翻刻十卷本也甚佳。这种本子每半叶9行,每行17字,其刻书年月及刻书人均未标明,所以莫友芝还以为是大德原版的重印本^⑥。其实它只是明刻本。徐乃昌在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将它辑入《随庵徐氏丛书》而校刊印行^⑦,其“字画行款,一仍其旧”^⑧,所以也可利用。明代万历丙戌(公元1586年)冯念祖卧龙山房也翻刻过大德本,十卷。该本现存尚多,较易见到,可惜误字甚多。明代除了保留十卷本面貌的翻刻本外,又有人将十卷合并为六卷,即将前三篇合为第一卷,第六、第七篇合为第四卷,第八、第九篇合为第五卷。他们虽然保留了徐天祐的注,却删去了徐天祐的序以及书末的衔名,文字也多异同。吴琯辑校的《古今逸史》中的《吴越春秋》,何允中辑刊的《广汉魏丛书》中的《吴越春秋》,都是如此。这两种六卷本也为后人所重,后世翻刻影印者不少,其实不足称善。

清代的刊本不少,但大多是六卷本,如:(一)汪士汉康熙七年(公元1668年)搜罗《古今逸史》残版重加印行的《秘书廿一种》本,其版除卷一至卷五的第一叶有所剝改外,其他与《古今逸史》本同。该书嘉庆九年(公元1804年)又重刊过。(二)于敏中等乾隆三十八年(公元1773年)所辑的《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》本,该本为钞本,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。但现也有影印本可供利用。(三)乾隆《钦定四库全书》本,也是钞本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《四库全书》中的《吴越春秋》为十卷本,但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6年影印的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中的《吴越春秋》却与《四库全书荟要》本一样,是六卷本,不知他阁是否抄有十卷本。文渊阁本抄校于乾隆四十六年(公元1781年),虽为孤本,但现已影印,流传甚广。该本虽为御制,但误字却不少。(四)王谟乾隆五十六年(公元1791年)辑刊的《增订汉

魏丛书》本，该本后来翻刻者甚多，有光绪二年（公元 1876 年）红杏山房刊本，光绪六年（公元 1880 年）三馀堂刊本，光绪十七年（公元 1891 年）艺文书局刊本，宣统三年（公元 1911 年）上海大通书局石印本等等。除六卷本外，清代也有十卷本传世，如：（一）徐维则光绪廿年（公元 1894 年）所辑的《会稽徐氏初学堂群书辑录》中的《吴越春秋》，该本为稿本，藏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。（二）徐乃昌《随庵徐氏丛书》本（见上）。

清亡以来的刊本有：（一）郑国勋 1917 年辑刊的《龙谿精舍丛书》本，十卷。此本北京中国书店 1982 年又用郑氏原版重印过。（二）张元济等 1919 年编辑影印的《四部丛刊》本（见上）。（三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的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，该本据《古今逸史》本影印，六卷。（四）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据冯念祖本（见上）排印的《四部备要》本^①，十卷。（五）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年出版的《万有文库》第二集《国学基本丛书》本，六卷。（六）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年所辑的《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》本，该书据《古今逸史》本影印，六卷。（七）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影印的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，六卷。（八）台北世界书局 1936～1938 年影印的《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》本，六卷。（九）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的苗麓点校本，十卷。该本以“大德本”为底本，较上述各本之底本为优，但在校点排印中有疏漏，这是很可惜的。

由上所述可知，明代以来《吴越春秋》流布甚广，但其中好的版本并不多，值得称道的当推元大德刻明修本、邝廷瑞本及其影印本（《四部丛刊》本）、明刻 9 行 17 字本及徐乃昌校刊本。其他的版本，与大德本的差异就比较多了。

前人对《吴越春秋》的注释工作做得不多，皇甫遵的注本在宋末就已亡佚了，而自徐天祐音注的大德本问世至今近七百年，还未有过新的注释本问世，这也是令人遗憾的。因为徐注虽解决了不少疑难，但要读通全书，仅依靠他的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。